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世界史綱

(九)

韋爾斯著
梁思成等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史綱

(九)

著 斯爾 韋
譯 等 成 思 梁
校 等 松 炳 何

著名世界譯漢

世界史綱第九冊

目錄

第二十七章 拿破崙之一生境遇	一
第一節 科西嘉之波那帕脫族	一
第二節 共和將軍拿破崙	二
第三節 拿破崙第一執政（一七九九年——一八〇四年）	八
第四節 皇帝拿破崙第一（一八〇四年——一八一四年）	一三
第五節 百日	二一
第六節 一八一五年時之歐洲地圖	二六
第二十八章 十九世紀之實情與理想	三二
第一節 機械革命	三二
第二節 機械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關係	四一

第三節 各種觀念之醞釀	四六
第四節 社會主義觀念之發展	四九
第五節 社會主義爲人類社會之計畫時之缺點	五六
第六節 達爾文主義對於宗教及政治觀念之影響	六二
第七節 國家主義之觀念	六九
第八節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八年間之歐洲	七三
第九節 第二次海外帝國之爭奪	八六
第十節 中國之改革	九七
第十一節 日本史	一〇〇
第十二節 海外發展之告終	一〇五
第十三節 一九一四年之不列顛帝國	一〇七

圖表目錄

拿破崙遠征埃及圖

六

爲皇帝時之拿破崙	一四
俄皇亞歷山大第一	一六
拿破崙帝國(約一八一〇年)	一七
拿破崙之遊蹤	二二
維也納會議後之歐洲	二八
歐洲之自然政治地圖	三〇
十九世紀部落之神人須爲此而死之民族標幟	七二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間之歐洲	七六
意大利王國	七八
俾士麥	七九
柏林條約(一八七八年)後之巴爾幹半島	八四
亞洲比較地圖	八七
一八一五年時之不列顛帝國	八八
十九世紀中葉之非洲	九四
非洲(一九一四年)	九五
目 錄	

亞洲東岸及日本

一〇二

歐洲列強之海外領土(一九一四年)

一〇六

第三十七章 拿破崙之一生境遇

第一節 科西嘉之波那帕脫族

吾人今請追述現代史中一最煊赫之人物。其人蓋一冒險家，亦一破壞家；其一生事業，雖錯綜萬端，要似足以顯示人世間一種普遍衝突之現象——即自我主義，虛榮心，偉大人格三者，與羣衆福利之懦弱呼聲之一種衝突也。當是時，紛亂、緊張、熱望三者，爲象最著；無論法國與全歐，舉在一種緊張之狀態中；縈起之革命運動，有若狂風大

雨中之清晨；若此者蓋卽拿破崙入世時之背景也。拿破崙身材短小而目黝黑，堅忍而緻密，多能而玩法，酷好摹仿，而又言行粗獷，有類鄙夫。以一七六九年，生於半開化之科西嘉島（Corsica）。生父生平庸庸無奇蹟，操律師業。其始當法王南征科西嘉時，曾奔走於抗法之愛國運動，其後則又降服於法王。母氏秉性堅壯，富愛國心，精悍有幹略。教子務嚴，往往施以鞭撻；拿破崙年十六歲，尙爲母氏痛苦一次。家中兄弟甚衆，時時叩法國權貴之門，營求賞賜與官職。大抵此波那帕脫之家庭，除拿破崙一人外，初與普通『困餓』之家庭無殊。拿破崙天資聰穎，秉性狂暴，態度驕縱。而其浪漫之科西嘉愛國精神，則稟自母氏之遺傳與薰染已。

拿破崙後以科西嘉島法總督之資助，得入布里昂（Brienne）陸軍學校肄業，旋又轉就巴黎陸軍學校，一七八五年，始進砲兵隊。拿破崙讀書，於史學算學兩科，尤爲勤勉，記憶力甚強。所作劄記頗多，至今猶有存者。吾人披讀其劄記，初不見其有何非常卓絕之智慧，間有論文數篇，大抵論述自殺及青年期思想所最喜探討之問題。早年使受盧梭（Rousseau）思想之影響，亦有感於文明之弊害，而有所不滿。一七八六年，曾草一文，反詰瑞士某牧師批駁盧梭之議論。此文不過極通常之少年作品耳，詞句甚鍊，而摹仿古文，胸懷幻想，唯望科西嘉能脫法國之羈絆而獨立。大革命既作，乃一變而爲熱心共和運動之人，且贊助法人在科西嘉之新制。自此至羅伯斯庇爾敗亡時拿破崙迄爲一「雅各賓黨人」。

第二節 共和將軍拿破崙

拿破崙不久即以幹練著聞於時。其第一次在土倫 (Toulon) 之建白，蓋藉羅伯斯庇爾季弟某之助。是土倫一區，已爲王黨中人讓予英人及西班牙人，英人及西班牙人之艦隊，已同占土倫港口。拿破崙受命指揮砲兵隊，以攻戰得力，因得逼迫同盟艦隊，使其退出土倫境外云。

拿破崙旋被任爲意大利砲隊司令。嗣因羅伯斯庇爾去世，拿破崙亦幾有被殺之虞，用是不克就職，尋且以其隸屬雅各賓黨，被逮，幾有上斷頭臺之險。幸大波不久稍平。拿破崙旋又受命爲砲隊司令，出師攻科西嘉，失敗走巴黎，時爲一七九五年，爲狀殊窘。舉諾女士 (Madame Junot) 於其所著劄記中，敘拿破崙是時清癯之容，襤褸之態，謂其「梳理不整，傅粉不勻之髮散懸於灰色大衣之上，」手上無套，靴色無光。蓋適當雅各賓黨壓迫之後，一般反動之時也。至是時之巴黎社會，則有如洛茲霍蘭 (Holland Rose) 所言，「自由之星，在水星、火星、金星之前，漸趨黯淡，」水星者謂財政，火星者謂軍隊，金星者謂社會誘惑也。平民階級中之優秀分子，皆隸軍籍，遠守邊圉。一七九五年，王黨有末次之反抗運動，吾人已於上章道及之。是年拿破崙適在巴黎，得乘此時機，再一顯其材藝。是役也，拿破崙實救新建之共和國，即督政部之共和國也。

拿破崙之材略，大爲噶爾諾 (Carnot) 所器重，噶爾諾者督政部中最公正之人也。其時拿破崙又與一柔美之少年楚婦，名約瑟芬 (Madame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 者結婚，而約瑟芬與巴刺斯 (Barrae) 關係至密。大抵茲二事者，實皆所以使拿破崙得膺駐意法軍司令之命者也。

拿破崙於一七九六年至一七九七兩年間，在意大利戰勝攻取之情節，吾人爲篇幅所限，不及殫述。但吾人於

此次攻戰之精神，不可不道其一二。因其足以表明此時法國與拿破崙之兩重靈魂，與夫革命理想，如何爲實際危機所摧毀也。拿破崙之征意大利也，宣言法人此來，蓋爲解放意大利人之束縛，——果爲此而來，而其上書於督政部則曰：『吾願於此國中謀得二千萬法郎，此蓋世界一最富饒之國也。』其對部衆之言曰：『爾腹已饑，爾體幾裸……吾今且率爾至世上最肥沃之平原……爾等將於彼處見偉大之都會，富庶之省分，名譽，光榮，與財貨。』

蓋吾人心理之成分本極繁複。一方向實現新世界之理想以趨；一方又有貪婪之思，自祖先遺傳至今，而未嘗消失者，吾人爲高尚之職責所驅，往往竭力以前者克制後者。然上述之言，出諸於一年纔二十七歲之少年口中，則似此人所懷抱之可貴理想，若器物之鍍金，其磨滅也極早。蓋拿破崙者，冒險家也；在昔湧現一偉大之理想，今已全爲自愛之思想所宰制，於是併力以赴此鵠的，其所言者誠冒險家之賄賂已。

拿破崙在意大利之功業，燦然人備；自信之念因之益堅，輕視同儕能力材勇之心亦因之益甚。彼之必欲赴意大利者，蓋因其地有最撼動人之事業可爲，此觀於其辭去征討拉芬底（La Vendée）叛變之職，不惜犧牲其軍中地位可知；比其行軍得勝，其虛榮心之進展抑亦班班可考。拿破崙嘗熟讀波盧塔克（Polyaenus）之名人傳與夫羅馬史乘，此時彼心胸中，其活潑而乏創作性之想像，正幻成羅馬帝國東征事業復興之夢想。威尼斯（Venice）共和國拿破崙則使其分隸於法奧兩國，復收愛奧尼亞羣島（Ionian Islands）與威尼斯之艦隊（坎坡福米奧和約（Peace of Campo-Formio）之締結在南方並爲一種鬼魅伎倆之買賣。新建之法蘭西共和國，乃竟助成覆亡一古共和國，——拿破崙竟干犯法國羣衆之反對而爲之，——而奧國乃取威尼斯，他日奧國（一九一

八年）終困死於此地云。此外拿破崙更與奧國密約分佔南德境內之地。拿破崙至是，羅馬東征之幻想，已不足以滿其心。羅馬者，愷撒之地也，而愷撒者，又非彼根基未固之共和國將軍之好範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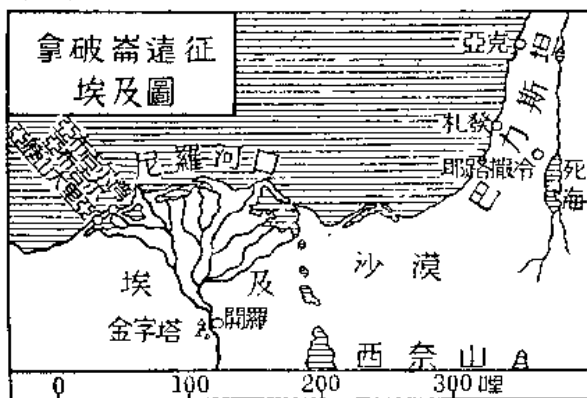
愷撒之自高盧返羅馬也，爲戰勝之英雄。今拿破崙追蹤愷撒，欲出兵埃及與印度，建功以歸。——將以埃及印度爲彼之高盧。史家對於此舉每指陳證據，滔滔不絕，其實此次拿破崙之取則愷撒，實爲不思之甚。其行軍之始，卽伏失敗之機。夫東征埃及印度，必假道於海，海上戰力，則英國雖兩經海軍之叛變，其力量視法猶強，而拿破崙則以爲兩次叛變必已大傷英海軍之元氣。且埃及隸屬土耳其帝國，土耳其之力量在當時固尚未可輕視也。拿破崙不此之慮，竟聽督政部聽其出師東征。督政部觀於其前年攻意之役，功業卓著，亦相率驚其偉力，竟允其請。一七八年五月，拿破崙率領艦隊，自土倫啓行，進佔摩爾太（Malta），天假之助，得乘英艦之不備，駛抵亞歷山大里亞城（Alexandria）。拿破崙亟運其兵士登陸，金字塔一役，遂爲埃及之霸王。

方是時英國主力艦隊，遠在加的斯（Cadix）外大西洋中，但其主將已遣其精選之一部，令其副納爾孫（Nelson）統率之。——納爾孫之海軍材略，固與拿破崙之陸軍材略不相上下。——俾追捕法艦而襲擊之。其初納爾孫追尋法艦，竟無所得，最後於八月一日之夕，於亞布吉爾（Aboukir）港口捕得之。納爾孫之捕獲法艦也，蓋乘法人不備之際，其時法兵在陸者甚衆，旗艦中方開會議。納爾孫初無地圖，以示方向，在微光駛行於淺水上，其事又險。故法將以爲英人來攻必在次晨，故不急於召集其上陸部衆，比發令召回，勢已無及。蓋納爾孫竟不顧部將之勸告，立即作戰矣。擱淺者僅一艦，示餘艦以水之深淺，與夫沙礁之有無。日已西沉，乃分全隊爲兩列，夾攻法艦。戰啓時

已入昏夜，暗黑之中，火燄噉聲交作，既而法艦被焚，火光大明，厥後法之旗艦名東方（Orient）者，亦付焚如。夜未半，尼羅河之戰，已告終了，法艦被燬，拿破崙與法國之呼應遂中斷。

洛茲霍蘭述紫厄爾斯（Thiers）之言曰：征埃及一役，蓋「史傳所載最輕率鹵莽之舉也。」拿破崙既敗，留居埃及，爲土耳其人所困，加以疫病傷其部衆，然猶倚其愚妄之決心，續行其東征之計。札發（Jaffa）一役，勝其敵人，既以軍糧置乏，盡殺其俘虜，乃更進窺亞克（Acre），英兵卽用在上海上所虜之法國大砲攻之。拿破崙敗歸埃及，然猶在亞布吉爾戰土耳其人而勝之。一七九九年，卒棄其埃及軍隊，遁歸法國，途中繼爲停泊西西里外之一英國巡洋艦所俘。其部衆在埃及，尙繼續支持，至一八〇一年，始向英軍投誠云。

此種迷妄與失敗，向令爲世人所知，信足以盡毀一軍人之名譽。然英國巡洋艦，幾以拿破崙爲俘虜者反足以阻止埃及消息之傳諸法人，而拿破崙乃得以掩飾其真相。誇揚其亞布吉爾之戰蹟，而諱言亞克之敗衄。是時法國軍事失利，不止一端；意大利之領土，損失甚多，意大利者，固拿破崙昔日建功之地也，於是人人皆以拿破崙爲足以救已失之意土。且是時法國官吏侵吞公款之事甚多，已發覺者亦



有數起，其時蓋爲法國財政舞弊期之一，而拿破崙猶能保持其清廉，羣衆在一種精神疲倦狀態中，渴望得一清正強悍之人，能起而爲現狀之救藥，具不可思議之能力，肯爲任何人行任何事者。可憐懶惰之人民，莫不自相慰勸，以爲此英挺艱苦之少年，若天意遣其棄埃及而歸者，蓋即今日所需清正強悍之人也。——亦即華盛頓第二也。

拿破崙乃起應羣衆之望，其心目中則但有豐撒，而無華盛頓。密謀推翻督政部而代以三執政，拿破崙自任首席，——當時人信能熟讀羅馬史矣。此次密謀，事甚繁瑣，不能備述；其中曾有一次克林威爾式之解散下議院，此舉拿破崙幾乎足無所措。蓋諸議員向之厲聲呼喊且拖曳之，勢甚洶湧，拿破崙甚爲驚恐，幾於暈厥，震顫不能作一言。幸其弟琉細安（Lucien）攜兵而至，解散議會。此小風波卒無礙於其計畫之最後勝利。三執政居盧森堡宮（Luxembourg Palace）中，並選定兩委員，改訂憲法。

法國人民深信拿破崙之爲人真實愛國，擁護共和，能造成和平之景象；故拿破崙因之恢復人民之信任及援助。於是以高壓手段待其同僚及委員。憲法不久完成，規定以第一執政爲行政元首，權力至大。並規定此席由拿破崙任之。任期十年，期滿後或聯舉或改選。執政之下設參政會（Council of State）以佐之。會員由第一執政委任，其職權限於立法事件之提議，將提案送立法院（Legislative Body）與諮議院（Tribunate）。立法院之職權決而不議，諮議院則議而不決；兩者並由一執政委任之上院（Senate）就一特定階級即「聲望階級」（Notabilities）中人選任之。「全國之聲望階級」由「各省（Departments）之聲望階級」舉出之；「各省之聲望階級」由「各城（Communes）之聲望階級」舉出之；「各城之聲望階級」則由通常選民舉出之。選舉「聲望階級」之選舉

權，普及於全體人民。此蓋金字塔式新制下僅有之民治痕跡也。此項憲法，乃爲拿破崙與一可敬之哲學家西耶士（Sieyès）二人所制定，西耶士者，三執政之一也。是時法人承多年禍亂騷動之餘，又深信拿破崙之才德，故當十九世紀開始之日將憲法求國人批准時，竟以三百零一萬一千零七票對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過之。法國至是自願投入拿破崙之掌中，滿望一和平悅樂而又光榮之時期焉。

第三節 拿破崙第一執政（一七九九年——一八〇四年）

此時拿破崙所得之機會，可謂得未曾有。吾人處此地位，儘可自策自勵，鞠躬盡瘁，以上事上帝，而下利人民。蓋當時，舊事舊物，或掃蕩已盡，或奄奄待斃；新勢力瀰漫宇內，方求其形式與途徑；羣衆心理，痛定思痛，又莫不喃喃私語以冀天下大同與永久和平之世界，向令此人有深遠之眼光，具創造之想像，屏功利之私心，則正可爲人類建偉大之武功，照耀史乘，若日月之光被寰宇。歐美人士鑒於新時代之初開，對於拿破崙，莫不引領而望。此不僅法國爲然也。法國本已在其掌握之中，甘心供其驅使，雖酷愛和平，然有類利劍，亦樂有兵戎之事。當此迴旋大局之會，萬事皆具，獨少崇高之想像力耳。今拿破崙既無此崇高之想像力，於是高踞此絕好機會之山巔，有如牡雞之趾，高氣揚雄踞叢雉之上。其遺留於史乘上者唯見一自大，虛榮，貪婪，狡詐所混成之人物，輕視他人而模擬愷撒，亞歷山大及查理曼，向使無人血滲透其間，則此種模擬，直成笑柄耳。直至後來，如維果（Victor Hugo）所言，「雖上帝亦不堪拿破崙之擾。」卒至見棄於世人，放逐於大地之涯角，以終其天年，猶復一再說明其昔日所鑄之大錯如何敏慧，

軍寄炎熱之荒島，以射禽鳥爲事，並與一下流之游伴，斤斤於敬禮問題而與之衝突焉，抑何不憚煩至此耶。

首席執政時代殆爲拿破崙生平事業最純潔之時期。法國承督政部措置失宜之後，軍事勢亂，拿破崙起而振刷；更從事征戰於意大利之北部，以一八〇〇年馬倫哥一役之戰勝，而告一結束。是役雖得最後之勝利，然戰初曾幾瀕於危。同年十二月，摩羅將軍（General Moreau）亦於冰雪泥濘並種種天時不利中，與奧兵戰於和亭林敦（Hohenlinden）而大敗之。是役功業彪炳，若拿破崙躬親參與者，固亦足以與彼一生聲名卓著之諸戰役，同其優越也。法國軍事既得勢，於是渴望中之和平，遂得實現。一八〇一年，法英和約與法奧和約之草案業已簽訂。英法之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締結於一八〇二年，至是拿破崙乃得放手從事於當時法國與夫全歐所需要之創造事業。且法國既累積戰功，疆域大擴，其與英國締結之條約，更已恢復其昔日之海外殖民地，并使其邊圍穩固，有非路易十四夢想所及者。方此之時，爬梳新事物而鞏固之，并建設一近代之國家，俾爲歐洲與世界之模範，此誠拿破崙目前應爲之事業也。

然拿破崙初不及此。彼不知現代國家之可以使之實現。狹小之模仿想像力，但有憧憬第二之幻夢——一若大地衆生，真能一再優容懷撤一流之人物者然。於是處心積慮欲自爲一真正之皇帝，頂冠冕，而動敵及同學與同僚則皆在其足下。夫此種願望之實現，初未嘗足以增加拿破崙已有之勢力也，然拿破崙則以爲可以使其聲名威望，益形煊赫，復可以驚震其母氏。夫當需要創造之時代而拿破崙頭腦如斯，復何能望其對此有何反應乎？將爲皇帝，則法國不宜困餓。蓋法國而困餓，必不能容有皇帝也。拿破崙乃着手建築昔日路易十四所預擬之道路，仿英

國之制開掘運河，重組全國之警政以保障國家之安全；巴黎城將爲其個人戲劇之配景，則建築古環坊，樹立古圓柱，務使其外觀與羅馬城無異。此外更計畫優美之銀行制，而利用之。凡此種種，拿破崙不過隨時勢之演進，與之俱進耳；世無拿破崙，此種種進步，匪必不能成事，唯其進展之際，其專制集權之色彩，不若拿破崙之重而已。拿破崙復盡力以剝削共和黨之勢力，召回逃亡在外之王黨中人，但責其以滿意之保障，表示尊重新政府而已。逃亡之王黨大都皆願承受此條件，聽任波旁（Bourbons）朝成爲過去之陳蹟，而回歸法國。拿破崙更與羅馬教皇締結條約，俾羅馬助己，而已則恢復教區中之羅馬權力。彼以爲法國無宗教，將永不能馴服而易於駕馭，亦決不能容新王朝之建立。嘗謂「國無宗教，何能有秩序？社會而無貧富懸殊之階級，則無以自存；而貧富之階級無宗教不能持久。一人困餓垂斃，另一人則因積食而病，此饑者對此區別斷難漠視。要惟在上者發爲是言曰：「此上帝之意旨也；世上必有貧人，亦必有富人；但將來與不朽之精神生活中，財富分配，將與在此世時不同。」」拿破崙以爲宗教者，實爲馴服平民之利器，而後期之羅馬教爲尤然。當拿破崙爲雅各賓黨人時，嘗欲推翻宗教，其理由亦即在此云。

榮譽章（Legion of Honours）之創設亦爲拿破崙生平一大事業，吾人於此，可以測知其理想力之限度，並其對於人性之估計。此制以綬章賞人，以示尊榮；俾雄心勃勃者隱受羈縻，而不至更謀反側也。

復次，拿破崙亦喜作基督教之宣傳。蓋拿破崙對於基督之觀念側重於其政治功用。此種宗教觀念，自是深印於法國宣教師之心中，至今不絕。彼之言曰：「重設外國傳教之機關，吾之願也；蓋吾將令宣傳教師視察其所到之地，彼輩於吾將來在亞非美三洲之事業，必有所助也。教士之衣冠，不但能保護彼輩，抑且足以隱匿彼輩之政治及

商業之考察。傳教會之首領是後應在巴黎，不再在羅馬矣。」

此種觀念都似一無賴商人之口吻，初無大政治家之風度。其於教育上之設施，亦徒見其眼光之仄狹，茫然於新時代之實際情形。初等教育，拿破崙絕不措意及之，一任地方官吏之便宜處置，且規定小學教師之束修，宜由學生學費中支付之。由此以觀，拿破崙顯不欲全國平民之盡受教育；初未嘗了然於平民之何以必受教育。拿破崙唯注意於高等與職業教育，蓋因國家有需敏慧有才智多謀而又醉心利祿者之相助為理耳。若此之教育方針，以視一七九二年康多塞（Condorcet）所草擬之全國義務教育計畫，洵可謂為一大退化。康多塞氏之計畫，卒能博得最後之勝利，世界各大國，莫不向此目標以趨，至今已幾幾達到，而拿破崙之廉價設施，終至見棄於人矣。至拿破崙對於女子教育則有下述之言論：「吾意以為吾人不必涉想及於訓練青年女子之任何計畫，女子之教育，莫善於母氏之訓導。公家政無需於女子，故女子不適於公家之教育。女子之事業，禮貌而已矣；女子之目的，婚姻而已矣。」

拿破崙之卑視女子，吾人於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eon）中，亦可見之。據法典之規定，為妻者於其己產，無使用權，凡事悉在其夫掌握中。拿破崙法典大都為參政會所制定。拿破崙妨礙其討論者則有之，其所俾助者蓋鮮。蓋彼往往事前未有通知，突然走臨議場，餉以充滿自我主義色彩之冗長演詞，其所言又往往無關於正在討論之問題。參政會則唯有謹聆其言而已。有時閱辯滔滔，縣歷晝夜，未嘗稍顧參政員之疲乏，以顯示其精力之過人。彼晚年回想此時之討論非常自得，至謂一生榮譽，不在於四十次大戰之勝利，而在於產出此法典……實則此法典之